

刘小枫 著

比较古典学发凡

Beginning Comparative Classical Studies

刘小枫 著

比较古典学发凡

Beginning Comparative Classical Stud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古典学发凡/刘小枫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谢天振,陈思和,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0466-0

I. 比… II. 刘… III. 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I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272号

比较古典学发凡

刘小枫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 字数 256 千
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66-0/I·827
定价: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传、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的是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 and 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说 明

近百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文教的几乎所有各类学科——之所以说“几乎”,因为我们迄今尚未引进西方现代文教中的古典学。为何如此,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我们需要引进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我国文教传统源远流长、不绝若线、一以贯之,并无“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的分野,其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西方文教传统实难比拟。然而,清末废除科举制施行新学之后,我国文教传统被迫面临“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的切割,从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争”。既然西方的现代性学问已然成了我们自己的学问,如何对待已然变成“古典”的传统文教经典,同样成了我们的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实有必要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古典学在西方现代文教制度中已有近三百年历史,迄今作为一级学科与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并立。然而,我们应该依照西方大学体制中的古典学来确立我们自己的古典学文教吗?西方的古典学仅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籍研究,并不包括自公元1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经籍,更不用说中古晚期至大革命之前西方各色王权政体在古希腊—罗马经籍基础上孵化出来的各日耳曼民族的经籍——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出自西方王权政体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问题的“古典西班牙语”“古典意大利语”“古典英语”“古典法语”或“古典德语”经籍,同样应该属于古典学的文教范畴。何况,西方的古典学是现代文教制度的产物,带有难以抹去的现代学问品质。18世纪末的德国人沃尔夫(F. A. Wolf)在1795年发表的《荷马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通常被视为 *studiosus philologiae* [古典语文学]在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沃尔夫还因此得了个“古典学之父”的美名——发人深省的是,沃尔夫的《荷马绪论》恰恰以疑古著称:在他看来,实际上并无以荷马署名的作品——要么荷马未曾写作,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荷马这个诗人。如果我们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文教以西方古典学传统是从,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以疑古精神唯尚,显然荒谬。

中国的古典学文教建设只能基于晚清以来中国古传文明所遭遇的西方

现代文明的锐利挑战,基于我们的前辈已经自觉意识到的中国文明的现代危机,基于百年来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所面临的文明政治问题。因此,中国古典学的开科设教不仅应立足于先秦至清末的历代经籍,还必须涵盖从希腊古风时期至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整个西方政制的历史变迁及其经籍——西方的古典学迄今并不包含中国的古传经籍研究,我们的古典学则不得不包含西方历代古传经籍研究。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学身不由己地带有比较研究的品质——因为,中国学人研究西方历代古典学问不可避免带有自己的文明传统的血脉影响和问题意识。何况,即便如今研究中国古典学的中国学人也无不从小接受的是现代的西化教育和学术训练,这与西方的古典学者的成长经历殊为不同。但是,比较的学问品质绝非意味着动辄就拿中西方经籍穿凿比附,或者在中西先贤之间善通骑驿。毋宁说,由于自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传统一直处在西方现代文明引发的危机之中,我们如果热爱中国的古典学问,就不应该忘记它早已遍体鳞伤,如果热爱西方的古典学问,也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谁……

2010年秋,我国六所大学的古典学研究中心和比较文学研究所共同向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发出倡议,成立“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2011年8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经讨论一致通过批准成立“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节制。2012年12月,在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博雅学院支持下,比较古典学学会首届年会在广东肇庆召开。2013年,学会第二届年会凭靠重庆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在重庆大学召开——近几年来,中国的古典学文教建设在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依托博雅学院或文学院或历史学院或政治学院已经获得建制化,并逐渐走向成熟。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意在展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三十年来的成果,更意在打破国内学术的既有框限,营造中国人文学术的跨学科研究新格局。承蒙丛书主编不嫌笔者固陋简拙,邀请加盟。这里结集的十三篇文章(四篇选自旧著,其余选自尚未出版的文集)无不带有比较古典学的探索性质,盼能得到比较文学学界同仁指教。

刘小枫

甲午年12月12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引子：密……不透风

——关于《暗算》的一次咖啡吧谈话

2007年元旦前的两天还是三天——我记不太清楚了，十年未见的老朋友、捷克汉学家高一乐来电话，说他刚到广州，待两天，问我看过电视剧《暗算》没有，想同我聊聊。

高一乐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与欧洲近代思想的关系，有点成就，不过早已退休——高一乐是他的中国名字，捷克原名很长，我一直记不住，仅记得G开头。

因眼睛患病动过手术，我已经好些年不看电影电视。我对高一乐说，可以推荐一位朋友跟他聊——我们系里有位教中国古代思想的中年老师，叫尚悠，学问很好，读书多且广，可惜几乎不写文章，在家除了看书就是看片子、听古典音乐。虽然不搞什么研究，这家伙却喜欢侃，前不久还在饭局上大谈《暗算》，眉飞色舞——我对高一乐说，同尚悠聊，保你开心。

为了尽老朋友之谊，我找到我的年轻朋友万全（我叫他小万）请他帮忙——他去年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来到南方，在一家传媒写专栏，也是个影迷，同尚悠刚认识。我让他陪同高一乐和尚悠去二沙岛那间高尚咖啡吧，一边喝咖啡、吃小咸鱼，一边聊《暗算》，由我买单。

下面所记的谈话大要，是小万第二天讲给我听的——我尽量保留小万讲述时的原貌。

—

昨天傍晚，我先到广州宾馆接高先生——小万对我说——然后带他去二沙岛，尚悠老师在高尚咖啡吧等我们。到了那里，见尚悠老师站在咖啡吧门外……我们一下出租，尚悠老师就嚷嚷：关门喽、关门喽，这家咖啡吧倒闭啦。我很纳闷：前不久还同几个朋友来过，怎么就倒闭了。正当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不知从哪里冒出几个四川民工，他们说，这家店不是倒闭，是

重新装修……拐角那边还有一间。

我们移步到美术馆旁边，果然见到一间设在地下的咖啡吧。

尚悠老师与人见面就熟，高一乐老师腼腆些，笑起来像个孩子——他精神和身体都很好，不像七十岁出头……中国话讲得不错，虽然四声咬得不太准，但流利、清楚，用词准确，几乎没有动词与名词搭配不当的时候。

《暗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讲中国革命历史的电视剧——我们在一个包间坐定后，尚悠老师说——通常电视剧不及电影拍得精致，但这部电视剧比我看过的所有同类电影都好。老实讲，除了小时候看《冰山上的来客》感动过好几天，我还没有被哪部国产电影感动过，这次却深受感动。凡涉及中国革命历史的电影和电视剧，大多装腔作态，从情节、表演、化妆到场景设计，都缺乏真实感——咱们的红军、八路军那个时候哪有整整齐齐清一色的衣服穿？再不然就是缺乏让人感动的东西，别说让人回味再三了。《暗算》出手不凡，你看其中的人物，个个有型，即便次要演员，张张脸都挑得极具个性。周围好些朋友津津乐道其中的情节，其实，最值得称道的不是情节，而是道德感。无论外国电影还是中国电影，我还从来没有过自己崇拜的男主角，只有崇拜的女角儿，但这回呵，安同志成了我的偶像：仅仅那张脸就是天生的道德形象——有信念、有好品德、坚韧，还很温厚、懂得体贴……真正的男人味哦，难怪好多网上女人说，安同志是“女人杀手”。

我忍不住说，尚老师，你吹得恐怕有些过头吧。这个片子好看，没错，拍得好，电影语言流畅、细腻，干净利索，挺讲究镜头品味。不过，我倒觉得，这部片子的最大优点在于，赞颂革命历史英雄的技巧或者说手法有历史性突破：你一定注意到，前两部的革命历史英雄都不是党员，这就突出了人民群众在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当然，真实是这部作品的最大优点——毕竟真实才具有感染力呵。前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性的电影和电视片我追着看，几乎没有哪部片子搞得像真的，实在让人失望……人家欧洲人或美国的犹太人多会搞自己的“新传统”教育：要么是访谈性纪录片，配大量历史资料镜头——没历史镜头，老照片也行呵；要么是编得来跟真事一样的故事，无论哪种，意识形态语言从不挂嘴上——潜移默化嘛。《暗算》属于歌颂我们“新传统”的作品，优点就在于潜移默化，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语言，尤其形象语言方面，甚至刻意打破八股式脸谱——好些人的脸相很中性，看不出是好人坏人……加上故事情节“反特”，看起来当然精彩啦，但也

仅此而已。

不过,我还想说,这部片子明显有国家主义倾向,张扬“国家利益”……不是吗?与其说《暗算》没有意识形态语言,不如说在塑造新的意识形态语言。这跟时势很合拍呵:国家正在“和平崛起”,《暗算》激励人们为国家的第二次“翻身”献身。尚老师呵,上次听你在课堂上讲,“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出自所谓“国家理由”,这是西方专制主义时代的政治语词。难道我们能够只讲“国家利益”,忽略现代的普世价值——自由和民主?

听你前面的说法,还以为你是个搞文化研究出来的“新左派”,现在才看出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尚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说——学近代史出来的吧?

我感到自己脸上有些发热,心情一下子有点儿激动。

斗士呵……别不好意思嘛……你觉得,《暗算》的主题是国家主义?

你怎么断定我是自由主义?我脸上写字了么?我故意调侃。

研究生毕业、在传媒中干的年轻人,好多不是新“左”就是自由主义,后者居多……一个人看到的只能是他能够看到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从你刚才对《暗算》的点评,就看得出你是哪派……《暗算》是不是国家主义,待会儿再谈——你觉得《暗算》没别的主题?

当然喽,网上还有这样的说法:《暗算》的主题是天才与死亡。你看,阿炳和黄依依都是天才,只要是天才,命就奇特得很——生得奇,死得也奇。这固然也可以算是《暗算》的主题,但我觉得,这些天才命运的故事不过是为国家主义这个主题服务而已。正因为如此,《暗算》才显得妙,喜欢的人很多——寓教于乐嘛……

天才故事至多让人惊叹,不会让人感动,即便天才死了也罢——尚老师说。什么东西才让人感动?道德的东西——即便爱情故事,没道德成分在里面,至多让人叹息,不会令人感动。17世纪有个法国作家叫费纳隆,善写对话,他说过:“天资再好,没有可靠的道德基础,结果往往只能导致自己名誉扫地。”与你的感觉和看法不同,我觉得,《暗算》的主题是歌颂道德德性,因此《暗算》让我感动。

道德?什么道德,国家道德?“新左派”呼唤的民族道德?至多可以说国家主义道德,知识分子有良心的话,恰恰要……

要“呐喊”……你真的很“主义”哦,小万。

此话怎讲？

仅仅盯住“自由”，用“自由”取代所有最基本的道德，以为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

尚老师，我看你是个新“左”吧——我也笑眯眯地对他说……只讲国家利益、不讲个人权利，算有道德？

这么说来，《暗算》的主题谈不上道德？

鲁迅先生的道德力量，不就在于他争自由表达的权利？

“匕首和投枪”还需要去争自由表达的权利？搞错了吧……鲁迅倒是要争“启蒙”——自由表达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追求的道德，鲁迅已经有了，但这种道德不是基本的自然道德。

自然道德？从来没听说过……

比如基本的是非感——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仅仅作为一个听觉天才的离奇命运，阿炳的故事并不会让我感动，哪怕他年纪轻轻就死了——如今，有是非感这种自然道德死了，才让我感怀系之，歎歎再三……在我们的后现代社会，稀缺的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是非感？阿炳耳朵忒尖，尖在哪里？尖在能分清谁是谁家孩子、谁是哪村人，总之，能分清最基本的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相反，你看，如今的知识分子最擅长的就是：混淆是非……阿炳容不得最最基本的是非不清，否则他没法活，一听见有人想当然地不分是非——比如把母狗的声音当作公狗的声音，阿炳就跟人急。分清公母，难道不是最最基本的自然道德问题。

尚悠端起咖啡呷了一口，摆出打算好好教育我一番的样子接着说：与这种天然的是非感相匹配的是阿炳的好人直觉——阿炳没政治觉悟，他仅仅为母亲、为安同志工作，而非为国家……因为他天生的直觉告诉自己，自己的母亲和安同志是好人。什么叫“好人”？如今你这个自由主义哲学博士说得清楚？“新左派”文人说得清楚？你问阿炳，什么叫“好人”，他一定也说不清楚，但他凭自己天生的直觉知道谁是好人，而且凭这直觉懂得，唯有信赖好人，自己的生活才可靠、安全。他谁都不信，只信靠自己觉得的好人——安同志是党员，阿炳妈不是。所以，好人是自然而然的，阿炳与这“自然”有一种天然联系，如今各路启蒙知识分子用纯粹理性切断的就是这种联系——你这个哲学博士读书比阿炳多，却不一定知道谁是好人，而且，离了好人，你恐怕觉得活得尚好吧，因为你有“主义”……

阿炳能够出来为国家工作，靠的是他耳朵尖——可这耳朵尖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天生的偶然带来的：这就是自然的道德品质，而非某种“主义”伦理的道德修养——阿炳能分清自然的是，还是不是。所以，无须培训他掌握敌情、启发阶级觉悟，他就可以为国家作贡献啦。总之，基本的、自然的道德品质不是什么政治教育培养出来的，而是一个人身上自然而然禀有的。自古以来，有些人身上天生禀有的某种基本品质就被人们的共同生活经验认可为“好”的道德品质——比如分清是非、为人正派、勇敢、善良等，任何一位好母亲都会从小教育孩子持守住这些品质，或者向这些品质看齐，而我们的后现代社会、传媒或课堂，却不断地用种种现代的所谓“自主”道德取代这些品质。

从生活中其实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并非人人都有这些自然德性，某人有一种这种品质已经不错啦——能分清是非的人，不一定勇敢，阿炳就胆小得很呵。反过来说，有的人身上则非常突出地具有某种这类基本的自然德性品质。总之，这些品质总是偶然地出现在某个个人身上，古代的圣王说要“隐恶扬善”，意思就是要张扬这些自然的道德品质，不要张扬有些人身上同样自然而然的道德品质——古人称为“凶德”。可以说，所谓“自然的”道德品质是指对人群生活来说自然的好品性。我们的后现代社会有个突出特征：自然的道德品质贬值以至于一钱不值……种种后现代道德一哲学观念作为现代启蒙的结果畅销起来，就是自然的道德品质的全面贬值——比如现在的女性主义要教你，女人应该是……算啦，扯远喽……反正什么是什么被搞乱喽。我觉得，阿炳的故事让我感动，首先因为，在如今因飞速现代化而引出的非自然道德的社会氛围中，它讴歌——我要用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儿——讴歌基本的自然德性。

可是，我说，你所谓的这种自然德性在剧中被用来为国家主义服务啊！

只知道盯住一样东西，与你们喜欢攻击的“新左”半斤八两。国家主义并非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低限的政治原则。换句话说，国家主义并不排斥其他政治诉求，比如，并不排斥你要的“自由民主”啊……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可能是非常国家主义的，比如说人家美国。严格来讲，你喜欢讲的个人，只有在国家这个机体中才实实在在地在，从前没有国家，也就不谈什么个人及其权利……古代的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可不是一回事哦。不过，我这样子说，可别把我当成国家主义者喔，请分清什么是……什么不

是……尚悠用手在空中比画了那么两下。

高先生一直没说话？我问。

没有，这不，一坐下来我就同尚悠干上了，高先生在一旁嗑瓜子儿、吃开心果，笑眯眯地听我们说，不时还拿笔挺认真地在纸上记点什么。

二

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在黄依依的故事中不是很明显吗？——我紧逼尚悠不放。

我不这么看，尚悠说，冲突的是个人爱情与个人信念，而非个人与国家。不过，我仍然要说，即便黄依依的故事，真正的主题仍然是自然的道德品质。在旁人眼里，黄依依有“生活作风”问题——所谓“乱搞男女关系”，这说法唤起的恰恰是人们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伦理的记忆。在“五四”时期或者在今天，黄依依就会被看做爱情至上、率性而为的“新女性”喽……但这些“看法”同样不过是在用某种现代的政治伦理看人。如此看人当然看不到一个人身上的自然品德，看到的仅是现代政治伦理所看到的東西——用你熟悉的庄子的话来说吧：你并没有置身自然的人间世，而是置身于非自然的人间世。尽管你也在人间世里，看到的全是非自然的东西，却自以为可以看到超自然的东西——没有自知之明是你们这些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最突出的道德品质，实际上，与超自然的东西还隔着一层自然的人间世哩……

离开种种现代的“主义”道德眼界，在自然的人间世中，黄依依的个人道德品质看起来就不过是自然的勇敢而已。黄依依似乎爱得很“疯”、很大胆，但“疯”或大胆其实都不算是勇敢。真正的勇敢基于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好东西、值得去追求的东西——所以，勇敢散发出来的人味是美，“疯”或胆儿大指的是自己并不清楚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是否值得去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去追，所以散发出来的人味是丑。勇敢的行为必然伴随着一个人对什么是好生活的认识——你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看起来勇敢而已……斗士嘛，其实是胆儿大或敢“疯”。黄依依凭自己的自然直觉感到，安在天是个品质优秀、心性难得的男人，她同样凭直觉知道，与他一起生活，自己的生命会很美好，于是身不由己、奋不顾身地去追……

《看风》一开始就铺展得很清楚，黄依依根本不关心什么国家不国家

的，还明确表示不喜欢做“保密性质”的工作。但为了自己的追求，黄依依用自己的生命下赌注：她其实并没有把握破解密码，却以破解密码后带走一个人作为条件进了“保密单位”。刚才说了，所谓勇敢，就是冲着自己认识到的更高、更好的东西而去；相反，所谓懦弱，就是不愿冲着更高、更好的而去。对于黄依依这样的女人来说，迷恋上安同志这样的人——仅仅就这个人本身来说，不就是在冲着自己看到的更高、更好的而去吗？

那你如何解释她与汪林的关系？汪林被发配到农场，黄依依还去看他，破解密码后甚至要跟汪林走……

在黄依依身上，与勇敢这一自然的道德品质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自然的善良、正派——你应该注意到，黄依依明确表示，处分汪林不同时处分她，是不公正的。汪林因为与她的事情被发配去后山放羊，黄依依觉得对不起他，看到他处境很惨，于心不忍……后来与机要员张的事情更凸显出黄依依身上自然的善良品质。这段关系写得很含混，一方面在非自然的人间世层面展现黄依依与机要员张的关系，好像两人有什么“不正当关系”似的；另一方面则在自然的人间世层面展现两人的关系，这时又很清楚，她与机要员张没那种关系，只是出于自然的善良给这个我们如今在生活中都十分熟悉的机要员全国粮票，为他因偶然过失被处分说情——我禁不住要把这个机要员与上海滩的机要员小华对比：怎么竟然是完全不同的人，张在白色恐怖时期八成会当叛徒。黄依依身上的自然美德还不止这些，她有教养，还虔诚，瞧她好几次拜祖冲之神……一个人没可能一点儿不虔诚、不正派、没教养，却真正勇敢。阿炳信赖自然的好人、凭耳朵听得出自然的好人，有自然的“好人”感觉。黄依依就是个自然的好人：善良、正派——如今这种人咱们得打起灯笼找才能找到，因为现代—后现代伦理……

又来啦……我挥了挥手打断尚悠，你又要攻击我……可汪林实在不咋的哦，你看他那张脸——好像我念本科时的一个老师。

《看风》并非一出悲剧，但我看了后特别心酸，好些天心情都没味道，沉甸甸的——我在想，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心酸，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会儿我只能说：黄依依与汪林的关系，凸显的是黄依依勇敢到进入绝境，或者说，勇敢到自我毁灭的地步，因而让我感到心酸……很清楚，黄依依把汪林当成安同志的替身——你一定记得整个《暗算》中唯一的一场“床上戏”吧，非常节制、有内涵的“床上戏”：酒后的迷糊、清晨醒来的失落，黄依依背过脸去

要汪林穿上衣服，汪林非要黄依依看着他穿、非要她看他的身体——那身体怎么让人看得下去哩，黄依依给了他一巴掌……你把中外电影中的“床上戏”都剪下来比比，有多少像这场戏那样细节设计得有品有味有质地？

我不愿意说，黄依依与汪林的关系是她勇敢时犯了错……也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时犯了错，似乎她缺乏分辨、衡量的能力——她是数学家呵。毋宁说，这是精确衡量的结果：勇敢在遭遇痛苦时选择了另一种痛苦……何况，两人的事情其实很复杂——跟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遇到的事情一样复杂，也就是说：自然地复杂——两人的关系起因于黄依依在痛苦中的迷糊，人性毕竟自然地脆弱……接下来是精确衡量痛苦后的选择，出事后则是善良的同情心在支配黄依依的行动……

就算这样的解释马马虎虎说得过去，我说，你又如何解释：黄依依在汪林叛变以后没有离开701单位，反而留下来，连安在天也觉得这是个谜……还有，安在天安葬了前妻回来，临时伪造了一件礼物——他并不知道黄依依留了下来，根本没为她带什么礼物——送给她，好像有点儿那个意思，小黄拒绝了礼物，把门对安在天关上——黄依依难道不清楚，两人这时已经没有生活在一起的障碍了？用你的话说，“自然地”善良的人恐怕都会问：为什么不是幸福的结局？明明可以是幸福的结局嘛！

答案得从剧中情节去找，不能凭想当然，尚悠说……可以肯定，黄依依留下来是精确衡量痛苦的结果，但问题是，衡量怎样的痛苦，如何衡量的？我不知道，没想清楚，我只是在想，为什么编导要把安在天对黄依依讲述自己与小雨的事情安排在最后时刻：第二天，黄依依将要随汪林而去，安在天则要“回家探亲”？安在天最后的独白说：那天晚上，他对黄依依讲了小雨死在自己手上的经过，这深深地伤害了黄依依——小雨的故事为什么会伤害到黄依依？或者说，黄依依受到了怎样的伤害？难道她从另一个女人的痛苦中破译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痛苦的秘密？

谜呵，是个谜呵……我说，确实不好理解。不过，也许没那么高深吧，这情节不是编导的败笔，就是故意玩的噱头……

是谜，还是密？——高一乐突然插进来……对不起，我们老外学中文喜欢或者说不得不咬字眼儿。如果是“谜”，就是编导有意迷惑人，让人辨不清、想不明，进而让人痴迷……所谓“迴互其辞，使昏迷也”。编故事嘛，当然得尽量搞出让人痴迷的效果，古有“怀其宝而迷其邦”的说法，如今要迷

观众呵。但“谜”终归不过是一时的遮掩，“谜”底终究是要让人或想要让人知道的东西，就像你们古人讲的，要“使民无迷惑之忧”。如果是“密”，就是另一码事……“密”的古字形仿的是有如堂室的山，隐秘、隐曲的东西就是：看起来是这，实际却是那，让人以为看明白了，其实根本就没明白——说到底，“密”是有意不让人知道的东西……

故事本来就是破译密码嘛，《暗算》本身是个隐喻：破译生命的密码——我说。

有点儿道理，但你可以说“生命之谜”，却很难说“生命之密”吧——高一乐说。所谓“生命之谜”不过是说，生命本身让人看不透，或者说生命的真谛本然地被遮掩起来了……就像我在巴金小说中读到的：“死是谜，有人把生也看作一个谜”——他没说是有人把生和死看作一个“密”，因为生命本身并非有意要秘而不宣的“密”。我是老共产党员，十七岁时提前一年入党，我父亲就是干地下工作的，从小听他讲过好些干秘密活动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理解，《捕风》给我的印象最深、感触也最多，我很想听听你们怎么看。

没错，高先生说得对，尚悠说，虽然生命之道既深且微，谁都在经历生命，却不知道其中原委，但生命之道至多可以说是“谜”，而不是“密”。我们这几代人大多是“五四”启蒙精神教出来的，当然只知道有“谜”，不知道有“密”——尚老师说看瞎了我一眼——我们的夫子有言：“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如今，自由民主政治伦理对什么事情都讲究公开性，凡秘密的事情都要不得，整天热衷于揭秘……从形式上看，《暗算》三部曲中，就数《捕风》最具动作性，情节设计得合理、紧凑，还很出奇，峰回路转——正当你以为情节在这里只有了结完事，它却能突转出另一条线索继续编下去……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好看，实际上，虽然《捕风》情节紧张、动作性强、扣人心弦，我却觉得，《捕风》在《暗算》中最具宁静品质，让人透彻地感到静谧——密者静谧嘛……《捕风》整个看起来的确慎密、封闭，可以说本身就是个“密”……而钱之江这个人物至少在戏中给人的感觉整个来说是：“深”……什么叫“深”？“其静也敛之无余，而其动也发之必尽”，非有至刚至柔之德不能为呵……

难道黄依依为什么留下来也是个“密”？我问。

这也许是个“谜”，钱之江的故事却是“密”……

这“谜”和“密”是两出戏，扯得上关系么？我说。

黄依依的故事与钱之江的故事连起来理解，才意味深长。安在天不过是另一处境中的钱之江，无论在《听风》还是《捕风》中，安在天身上都重现了钱之江的品质，处境不同而已——当然，处境的变化非同小可：在钱之江的处境中，守密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性命，而安在天守密更多是职业纪律，不是性命危险……或者说，钱之江与安在天要守的“密”已经不是同一个“密”，但他们的“工作”性质一样，都干“保密工作”，都有使命之“密”。于是，黄依依的生命之“谜”与钱之江的使命之“密”就在黄依依与安在天的故事中相遇了。要解开黄依依既留下来又对安在天冷淡这个“谜”，就得搞清楚钱之江的使命之“密”。可是，即便已经解放了，安在天仍然在保守钱之江的使命之“密”——这倒是个“谜”，而非“密”，结果使得我们最终没法解开黄依依为什么最后会这样这个“谜”。

三

尚先生，你的说法听起来蛮有道理哩——高一乐说。那么，你觉得，《捕风》的意图不再是体现某种自然的道德品质了？

非也，哈哈——听到高一乐夸奖，尚老师有点儿飘飘然起来，挪动了几下身子，装模作样呷了两口咖啡，然后用对老外说话时特有的慢调子说：编导当然也让钱之江身上凸显出某种自然的道德品质。你一定会马上问我：是什么嘛，嘿嘿嘿嘿……我要说……是：节制、审慎。首先体现在表演上：谁都看到，钱之江这个角儿难演得很，即便剧情编得妙，演得不好也会搞砸……云龙——别人说我是他的“粉丝”，其实，我是他所体现的自然道德形象的“粉丝”——演得多有节制，分寸拿捏得多到家呵，充分体现咱们古人所说的审慎品质，这品质可不是常常都能见到的喔……搞政治，尤其搞革命这种非常政治，太需要这种品质啦……我遇到好多年轻人，蛮有政治热情，却偏偏没这品质——说着又笑着鬼脸瞟我一眼。我的意思是，审慎作为一种道德品质本来也是天生的，因而也就是自然的，不是培养出来的……不信你培养咱们小万试试看……我刚才说了，从编导设计的剧情到演员的表演，整个儿突出的是钱之江的“机静”——“心密而机静，经世之